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論語集註卷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魏廷良

論語集註大全卷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

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葢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

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音潮）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賢遍反）春秋傳（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為

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吴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吴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使然也斷髪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吴吴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吴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吴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髪文身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

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為德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

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讓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自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

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湮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

○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

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

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朱子曰横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孝

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保全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服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君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

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為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去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　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

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内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㸃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葢以為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峯胡

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屬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拘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

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云爾

識之也識音志記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狠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急緩亦是慢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朱子曰正顏色亦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而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

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背並音佩謂背理也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即容偽不得籩竹豆豆木豆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新安陳氏曰此語甚闊籩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悉井反

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音扶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曽子所謂容貌乃睟然見於面者出辭氣如修辭立其誠有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倍非謂人也謂已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説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以

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已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

近信遠鄙倍耳○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着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踈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

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者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倣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

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葢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黄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内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内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修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簀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縻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皙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予曰同師門則皆友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去聲○此謂犯而不校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

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已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慶源輔氏曰以理言也釋上四句　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言也釋下一句

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

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之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峯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

○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䟽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言而節為之本

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

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

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〇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〇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摇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毅魚既反強忍也新安陳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非弘不能勝平聲下能勝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只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着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峯胡氏曰惟弘能勝

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弘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為之心自怠者無必為之志此弘毅之反也

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會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已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

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强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

居之此是寬以居之之居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其為言既易去聲下同知詩辭明白而近人情而吟咏之間抑揚

反覆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復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去聲善惡去聲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己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纎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諧之束出禮記禮運

○新安胡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揺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内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揺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

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大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鐘鏞此八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

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大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大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强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也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

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

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

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峯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

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强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

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甚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並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弦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

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峯胡氏曰無程

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未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

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
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
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
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
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强知也○理
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
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
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
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
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
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
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
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
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
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
遽求其領會而況於凡民乎○雙峯饒氏曰兩之字

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戸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此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猨狙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

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

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廹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而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自而致亂乎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音色也朱子曰誇人所

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南軒張氏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峯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若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虚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虚也○吝為主盖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

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大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䟽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至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

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盖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〇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名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〇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有

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過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峯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

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進不失義若咸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辦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

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僭

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謀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之正魯不用而故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

最後

鄉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
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絶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宜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絶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悾悾者氣禀之偏

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禀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反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材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

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利害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竦荀勇反）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

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尚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退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撑上水船之退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吳英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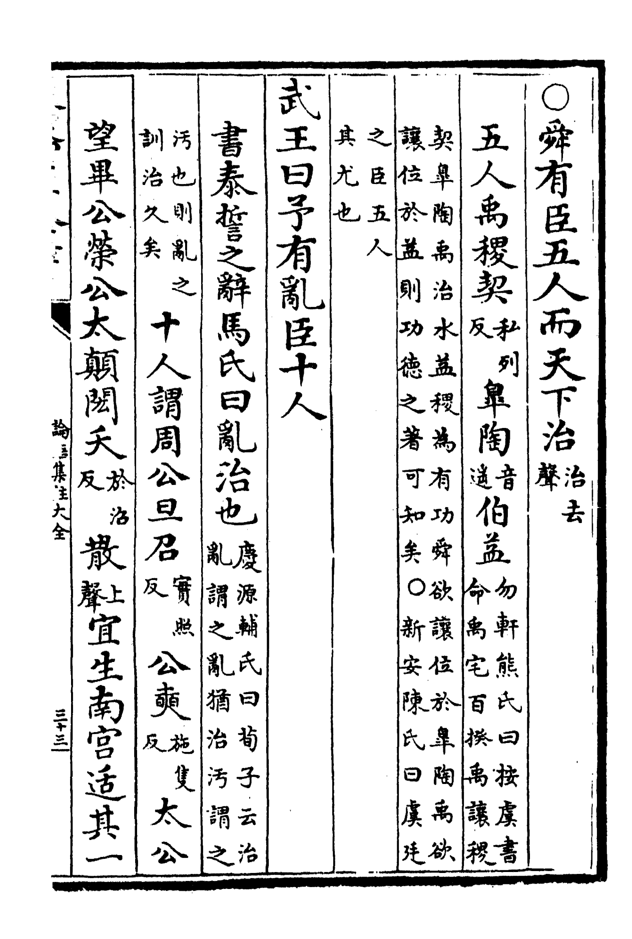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朱子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峯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髙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不可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末二句取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雲峯胡氏曰天之德雖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反皐陶音遥伯益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皐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皐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久矣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反公奭施隻反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於治反散上聲宜生南宮适其一

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大姒也雖詩曰亦右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

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知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為號 際交會之間言

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閑了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會間人才之盛

降

自夏商皆不能及新安陳氏曰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起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閒真元會合之運亙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兖冀尚屬紂耳勿軒熊氏曰雍今陜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兖冀固在畿内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

予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兹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

指得非專為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未盡善非微指歟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

謂之韠　厚齋馮氏曰韍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豬水潦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

音扶

何間然之有

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為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為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論語集註大全卷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

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糅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人棄人事而不脩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

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橐○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

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

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難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

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弈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主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

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别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一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酢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為諂想是此類○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之所為君子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衆為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為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為異也○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

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峯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為例而推其餘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遂謂

將成而勢不容已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曰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

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黄氏曰即事而言其别有四以心而言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絶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説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説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

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絶此四者何用禁止張氏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問横渠説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絶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絶一便得何用更言絶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峯胡氏曰心兮本虚聖人絶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虚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大虚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似天理亦無一物也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死故本孟子予有戒心訓之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曽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曽暴於匡夫子弟子顔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顔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

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峯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大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大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去聲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

辭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朱子曰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朱子嘗問學者曰大宰云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

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大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大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並記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来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己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

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盡其理如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能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為淺近不足為不是要人尊已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朞月而

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

不得不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音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藴委粉於問二反矣

雙峯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為竭焉若

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源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

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逺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大小無不兼舉○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来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踣馬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

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閒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峯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

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此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忽不可為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彌高堅無方體在前後而歎之也程子曰仰之彌高見

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着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的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的道理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大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

高妙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彌堅妙說在前在後而教人有序也上蔡謝氏曰顏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的工夫至則約禮的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

禮凡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大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

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去聲處聖人教人唯此

二事而已朱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已上来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更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欲從末由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伊小反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酧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

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峯饒氏曰竊竊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

子所以未達一間也如字

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門人莫不知惟顔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顔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縁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歩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擴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

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程子曰此顔子所以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因曾點而喟歎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

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是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就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的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夫子動用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

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歟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終始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氷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顏子亦

不能變之於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處○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於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於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

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

然子路平日强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為寧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

曾子將死起而易簀音責曰吾得正而斃音弊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華板反華畫也睆明貌大夫之簀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然曰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子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匵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當以夫子出處為疑矣○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雲峯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九種見書旅獒　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問此及浮海莫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

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

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説見形甸反第七篇默而識之章亦言何有於我然此則其事愈卑

而意愈切矣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〇朱子曰此説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卻愈精密道理卻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〇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〇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〇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〇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

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五句所包甚闊然其可指而易去聲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字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悉井反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斷徒玩反也朱子曰天理流

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强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斷則庶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强不息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大極之體○日往月來等未

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
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了若說天
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
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
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
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
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
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許多
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
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
道體可見因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
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夫
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天之
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
者程子雖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
形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

與道為形體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曰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一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覺軒

蔡氏曰夫子川上之嘆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意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寫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

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

辭新安陳氏曰楚辭辯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辯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簀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上聲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性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僞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二乘次其後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翶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茀自蔽公與同車翶翔過市無耻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則此合平聲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

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

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顔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顔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顔子所以勵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顔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顔曾是也惟顔子能化於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形甸反上章顏子旣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結果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

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回非也此以其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方來之年多曰年富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隕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尹氏曰少去聲下同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南軒張氏曰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雙峯饒氏曰曰可畏朋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絶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

法語陸氏音魚𫝊反下同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

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五故反故必說音悅下同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謂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去聲貨好色之論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安陳氏

曰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　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　新安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繹之機矣而止於此此等深可責　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朱子曰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柔𤰞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强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

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畧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

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黄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為喻○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勇奪毋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枲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勿軒熊氏曰緼枲著出記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緼今之纊及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峯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

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忮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氏曰忮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耻已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

下扶又反同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顔淵處蓋此便是顧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别無長進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謟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汙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𢙣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克此而上之至有終身

誦之之弊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未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謝氏曰耻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

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忮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賢閫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彫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為善或畏

威而覬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汩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覬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歳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栢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歳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是時松栢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新安陳氏曰松栢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歳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歳寒而後可見松栢

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峰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

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也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麄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以配乎道義明之

故此學之序也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

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

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下同錘直追反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與權衡之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

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脉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權原器物以論理也○楊氏曰知為去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

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便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蔕時便要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峯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

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上聲不仆音赴矣雲峯胡氏曰洪氏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

羊唱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
人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
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
合義才合義便是權也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
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
矣然以孟子嫂溺援平聲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
亦當有辨

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
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
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
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
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
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
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
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

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

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惟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

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自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涼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為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

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横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

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絶而欺人孤寡託爲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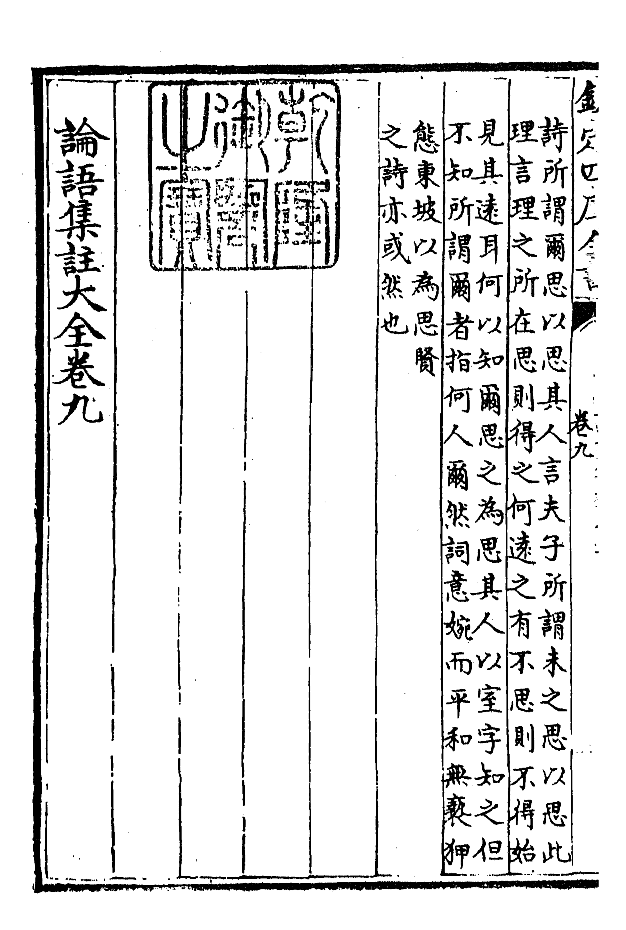
唐棣郁李也朱子曰凡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别論語及名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

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與花通之揺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為翻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以為易則怠心生而驕)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為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

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是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



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爾然詞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九